



诗和远方 就在家乡

编者按

家,一个温馨的字眼。奔波在外劳累疲倦的人们,归家的瞬间,就有了鸟儿归巢般的安宁。家与我们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割舍不断。影响与被影响,传承与被传承,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无论在哪里,我们与家都密不可分。

“家”,又不仅仅指家庭,它是我们心灵停靠的驿站,让我们汲取力量,走得更远;它更是温暖的代名词,一个给人幸福的归属之地。身处其中,我们如沐春风;离开之后,想起亦欣然一笑。

无论我们走多远,家都是起点。只要家在心里,我们就有方向。

两只旧箱子里的青春

1992年,我考上大学时,因家里比较拮据,没有向父母要好的行李箱,他们只给了我一个只有四五十厘米长宽的小木箱。因为太旧,不好看了,大哥就找来红油漆把原来的蓝色刷成了朱红色。我配了两套可以换洗的衣物,一套穿在身上,一套就放在小木箱里。开学了,我就带着这个小木箱到昆明求学。

至于被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固定棉花的线都有些散了,棉花在被子有些地方堆积成坨,有些地方又空着。以至于在开学军训的时候,教官要求我们把被子叠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我花费了不少心思还是叠不成样子。教官有些生气,就过来帮我叠被子。整理了一会儿,还是达不到要求,他才摇摇头,话也不说地走开了。此情此景,教官的表情可以说是无声胜有声,我心里也很难过,这可是父母给的啊,我一个不挣钱的穷学生,连学费、生活费还要父母给,哪还敢提什么额外要求。

记得毕业前夕去实习的时候,学生坐在学校的大巴车上,行李就另外装在一辆大卡车上驶往离昆明两三百公里的开远。到达目的地,我到卡车上取行李箱时,司机紧紧盯着我的那个小木箱,还上下打量着我,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他的眼神和疑惑的样子现在在我记忆犹新。我猜想,他在学校工作,也不常见到这种情况,因为在他眼里,大部分同学都应该有一个新皮箱。

直到3年后我毕业工作了,父亲才把他工作期间买的一只旧皮箱给了我,叫我带到工厂去用。看样子,这只皮箱也有几十年了吧。

由于家里的贫穷和节俭,让我也养成了勤劳节约的习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穿着简陋、朴素,饮食上以粗茶淡饭为主,衣服鞋子要穿得影响形象了才舍得丢弃。我现在穿的衣服基本上都是妻子看不下去或者我长时间不增添新衣服,才叫着我去买的。有时,她看到合适的也会买来给我。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则笑话,说的是一个有钱人对一个穷人说:“你帽子太破旧难看,该换一顶新的了。”没想到那个穷人却回答:“为了让你的眼睛舒服,我才不干脆呢!”突然感到,我也好似这个故事中的穷人,没有钱却还要硬硬嘴皮子、装样子。

我始终认为,生活起居简单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既可以节省开支,又有益于身体健康。我追求的是有自己主见的生活方式,而不愿意做生活在别人好恶下、口舌中的人。

时间一晃30年过去了,我也从对将来充满希望的少年变成了按部就班生活的中年人,我的女儿都和我上大学时一样大了。现在,这两只箱子都安放在我书房里的书柜顶上,我用它们装满了发表文章的样报和样刊。经常,妻子都会抱怨说,这两个破烂箱子还要放那么高,把它丢出去算了。

我能说什么呢?我不想跟她说我上大学时只有一个几十厘米的小木箱的记忆,也不想跟她说这两只旧皮箱是父母对子女的心意,在我的有生之年不能随意丢弃。我只是半开玩笑地说:“这种旧箱子,要是演民国时期的电影最适合不过了,它现在已经是受到保护的文物了。”

再说了,我的旧箱子,装的不是金银财宝,也不是华丽的外衣,而是发表作品的报纸书刊,是知识的化身,是我这一生一世的精神财富和追求,有何不好呢? 正像没有人会在意文物的老旧和简陋一样,人的知识和理想、精神世界无须用华丽的外表去包装,也不必表现给别人看。

至于上学时父母给我的是旧木箱和旧棉被,我一点也不抱怨。父母给了我生命,并且把我养到20多岁,供我上大学,我已经很是知足和感恩了。生活清苦点算不了什么,为了这个家庭,他们不也是含辛茹苦、勤俭节约地生活吗?

当然,现在社会进步了,家里的生活条件也不像从前那么捉襟见肘,我也不会把我个人的思想观念强加到女儿身上。她们这一代人,没有吃过苦,也不会过分地节约和珍惜,她想要买什么,都会跟我妻子说,妻子也会尽量满足。我呢,就什么也不管,只要不浪费,只要是正常的生活需要,随她们高兴就好。只是希望,贫穷落后、缺衣少食的日子在我们这一代就结束吧!

我的奶奶

“奶奶”这个词,几乎是我24年人生里出现最多、意义最重大的词。我绞尽脑汁思考了许久,仍然找不到任何形容词来描述这两个字。慈祥、和蔼、善良,都不足以表达这两个字对我的意义。

我想,即便是世界上最好的文人墨客在面对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也将词穷。

奶奶快80岁了,她的脚步日渐蹒跚,面容也逐渐苍老。但在面对我的时候,她却从没有示弱过,家务活、大小事,她都应付自如。

从2011年到现在,我腿上的褥疮时好时坏。最严重时,我高烧40℃,浑身发冷,感觉像是在冰冷的水里哭,心口一阵一阵地疼。一开始,我还能勉强忍着,最后只能嚎啕大哭,在床上打滚。

恍惚中,我看见站在我床边的老人——那就是我的奶奶,她满头白发,嘴唇蠕动,我却根本听不见她说了什么!

碰巧家里没有其他人,奶奶一步一步走到隔壁村子找来了医生。

十几年、100多个月、3000多个日夜,奶奶给我化了脓的伤口清洗、上药。有时,她面对的,是连我自己都受不了的腐肉味道。“妮,疼不?”我看到了奶奶眼角泛起的泪光。

几时的记忆已经不是很清楚了,只记得七八岁的时候,奶奶走到哪就

一封『红色家书』背后的故事

今天的故事,要从一封红色家书讲起。它不到500字,但字字滚烫、句句千钧,字里行间展现出一位共产党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

永昌,默生胞兄:

我于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号在大西庄被敌捕。临捕时以手枪向敌射击,弹尽,将枪埋藏后拼命北跑,敌有骑兵追上被捉。我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并向敌伪讲演。

我在敌人的牢狱里、法庭上、拷打中、利诱中,始终没有半点屈服、惧怕。我在被捕后没有丝毫悲伤,我只有仇恨和斗争。我知道我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我在牢狱是向这些罪人工作着,我没有想过我还会活,决不会活,我只有死。不过我在死前一分钟,都要为无产阶级工作。

我要求哥哥们:

一、能坚决为无产阶级革命奋斗到最后胜利的时候。这不仅是你们要有这种人生观,能为这种事业干,并且得把自己锻炼成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一样会运用马列主义到实际中去,这样才能使自己坚持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时候。这里边还有这样希望,就是希望你们,能在快乐的幸福的共产主义里生活,最后希望到那时候你们还存在。

二、要求哥哥们能把咱们弟弟,侄侄们都能培养成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尤其是把七弟(尔昌)能培养成坚强的革命伟大人物。

哥哥们永别了!祝你们健康,致最后敬礼!

你的弟弟写于敌人木牢
1940年12月2日

于惠

那是82年前的一个寒夜,昏暗冰冷的牢房里,一名饱受敌人摧残的青年借着月光,用铅笔头在纸烟盒上给哥哥们写了这封家书。他带着向死而生的决绝和勇气,将万丈豪情与骨肉亲情凝于笔端,用生命最后的殷殷嘱托点燃永不磨灭的希望,让理

上周偶遇聊城一中党委书记李荣军,谈及今年是学校80周年,希望学子们写点东西予以纪念。拙笔点滴献给母校,略表感恩之心。

42年前的秋天,记不得是什么样子了。秋风、秋雨、秋爽是有的,秋收信感惬意。那一年8月,我接到了山东省聊城第一中学高中新生入学通知书。

拿着聊城一中入学通知书,可以驮着玉米到我们公社粮所去换粮票,不用再带着“干粮”去上学,这是一种特别的待遇。那个年代,只有非农业户口的人才能享受粮票,农业户口的人需要粮票只有到黑市上去买。带着粮票去上学,有点吃国粮的意思,似乎和“公家”沾上了边。

开学了!我和父亲每人借了一辆自行车,他驮着被褥,我驮着家里唯一的小木箱(装着生活学习用品),路上父亲絮絮叨叨讲的什么记不清了,大致是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之类,20多公里的路程好像不经意间就到了。那时一中的西大门并不豪华,倒是有些陈旧。门的北面贴着分班的红榜,6个班,招生300人。在四班的榜单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父亲疑惑:为什么不是一、二班呢?旁边看榜的同志说,四班是“子弟班”,父亲笑了,好像占了大便宜。

母校的环境清新整洁。学校分东西两院,西院是教工宿舍,东院是教学区,整体面积能赶上一个村子的地盘。排排教室,整齐划一,前出一厦,宽敞明亮,青砖青瓦,庄严大方;白杨耸立,枝叶茂荣,遮风挡雨,高大挺拔;果园成片,红红绿绿,鲜美诱人,处处飘香;体育器材,有高有低,五花八门,操场方圆超过十几个麦场。令人感兴趣的是,黑白相间的长方门框是足球门,圆形的皮球,硬的是足球、软的是排球,那个馒头大小的铁疙瘩是铅球,高高的铁架子拴着铁链子的座位是秋千,矩形的铁框是单杠,等号并排的木棍是双杠。还有后来才知道的用羽毛制作的叫羽毛球,长长的红缨枪叫标枪,一个个摆放在跑道上的木框叫跨栏……形形色色,林林总总。我老家的中学只有篮球、乒乓球,要这么多玩的东西干什么,不就误学习吗?

母校的生活规矩文明。早操是班前集合,集体出操;吃饭是定量用餐,一月定一次,一天一斤四两

把我抱到哪。直到我越来越大,她越来越老,再也抱不动了。

自打毕业以后,我的脾气越来越不好,有时候一天会发好几次火。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发火,甚至发完火自己也后悔。

面对我的火气,那个白发苍苍、日渐老态的老人总是沉默不语,只是围着灶台,想着法给我弄好吃的。

她弯着腰,步伐缓慢,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她的无奈。仿佛只有看到我多吃点饭,她才能好受一些,担忧才能少一些。

我是个不擅表达的人,即使是小时候写作文,也不敢触碰自己的真实情感。从小到大,我的世界里离不开奶奶。我想,纵使我有生花妙笔,写出再多动人的文章,也永远无法描绘出我的奶奶是个什么样的人。

第一次通过写小说挣到钱后,拿着几十元的稿费,我并没有多么欢喜,但看到奶奶吃我用稿费给她买的東西时,才真正感觉到喜悦。

有时候,我对着窗外的柳树发呆,常常会想这个老人为我做的这一切到底值不值得?更是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爱我的人。

思索了一圈,还是想不明白。

春天又到了,看一眼地里冒出的翠绿嫩芽,我都会愁思几番。“奶奶”这个词也许需要我用一生的时间来悟吧。

想的薪火代代相传。信中所流露出的革命志士的博大胸襟和浩然正气,至今闪耀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让我们在朴实的文字、纯真的情感、高尚的理想中,追思这位永远年轻的革命先烈——金方昌。

金方昌1921年出生于聊城一个回族家庭。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少年时期的金方昌亲身感受着时代巨变和抗日救国斗争的烽火连天,逐渐萌生出“忧国忧民,报效祖国”的革命情怀。“坡里暴动”“五三惨案”的爆发更是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他不断思考和觉醒,成为当时的先进分子和热血青年。1937年,16岁的金方昌毅然离开家乡走上追求真理的革命道路,并在山西运城考入抗日民族大学深造。从此,昔日那个喜欢音乐和体育的小小少年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磨练学习,砥砺前行,迅速成长为革命战士,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底,金方昌从山西抗日民族大学毕业后奔赴山西代县开辟抗日根据地,曾先后任区委书记、宣传部部长、游击大队长等职。他减租减息、一心为民,建立武装、英勇抗敌,革命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小金同志”。1940年底,由于叛徒出卖,金方昌不幸被捕。受尽酷刑的他在狱中先后写下了“严刑利诱奈我何,昂首流涕非丈夫”的诗句和这封纸短情长的家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写完信的第二天,19岁的金方昌英勇就义,用青春热血书写了“对党无限忠诚,践行初心使命”的伟大壮举。2014年9月1日,金方昌烈士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一封红色家书,让我们窥见那个永不磨灭的时代,靠近那些至真至善的英雄,感受他们的赤诚情怀。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要求“重温革命烈士的家书”,就是让后人追思先辈事迹,感悟理想信念,缅怀那些从未冷却的热血和忠诚,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心中扎根。生逢盛世的我们一定要继承先烈遗志,赓续红色血脉,用实际行动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诗篇!

或一斤六两;晚上自习统一拉电铃,十点熄灯;学生没有穿背心听课的,教师没有在教室里抽烟的;就餐是按班里人数集体打饭,同学轮流值班,不分男女;体育课雷打不动,雨雪天气室外不行上内课;同学身体不适,可以吃“病号饭”(一碗油花面条),但这需要医务室开具证明……特别让人难忘的是早餐,只花一分钱就能吃到“咸糊糊”,这是一种用玉米面熬成的粥,加上盐和青菜叶,上面飘着葱花、油花,闻着香、喝着有滋味。因为有味儿还可以下饭,现在回忆起来还有“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感觉。

母校的校风朴实严谨。校党委书记韩老,戴着眼镜,有风度没派头,不像想象中的“大官”模样。教师们穿着朴素,有的不戴眼镜、不讲普通话,看上去也不像有大学问的人,就连传说中的“大唐”“二唐”老师也是温文尔雅、普普通通,没有想象中的身材伟岸。校长和老师之间好像是普通的同事,没有上下级关系,相互见面都是客气地打个招呼或举举手而已。

我们的班主任裴老师,四方脸庞、黑里微红,胖矮,声如洪钟,板书奇快,课上严肃认真,课下笑得可亲,幽默感十足。若干年后同学聚会请他讲话,他说,“讲话我就不讲了,还是用嘴说说吧”,至今想起来都想笑;教化学的崔老师,上课仅带4支粉笔,洋洋洒洒,意气风发;数学老师赵老师,精神抖擞、兢兢业业,教案每次都写得认认真真,红蓝蘸笔圈阅得密密麻麻,有次身体不适还连续上了3节课,最后晕倒在讲台上,令人感动;政治老师是衣老师,人称“猜国卷试题高手”,名言是“不要死背,但要背死”……还有地理老师唐老师、杜老师,语文老师马老师、李老师,英语老师钱老师等,他们的谆谆教诲,音容笑貌如在眼前。

一代一代,传承赓续,或师或友、或兄或弟、或姊或妹,他们勤恳耕耘在这片热土上,培养的一批批学子工作在东西南北、各行各业,为国尽忠、为民效力。学校旁边,山陕会馆在肃静中记录,古运河在流淌中思考。无私奉献、精益求精的精神浸入万千学子血液,严于律己、坦荡正派的作风引领着学子们的思想、行为。

我骄傲,因为有你! 我自强,因为有你!

